

回忆录

陈炳林

一九四〇 — 二〇二六

炳
林

谨以此书
纪念我的爷爷



并献给
爱他的家人

追思序

二〇二六年初夏，爷爷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人生。这本小册子，是他亲笔写下的回忆，是我们一家人替他留下的一份念想。

爷爷讲故事的时候，总是从一九四〇年的春天开始。那是他出生的年份，也是河南灾年的前夕。他记得家里穷得只剩两间草房；记得母亲生病、父亲徒步几日换回的两升麩面救了他的命；记得



祖母带着大伯远走他乡，留下他在黄奶的饭碗里慢慢长大。这些事他讲过很多遍，每次讲，神情都和第一次一样郑重。

二〇一六年，爷爷在北京做了房颤射频消融术。出院后的那个秋天，他开始写回忆录。

二〇一七年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曾想替他把这些故事整理成一本小书。那时只整理出十几篇，作为一份课程作业放进了我的博客——没想到，这后来成了它唯一完整的版本。我原以为日后还有大把时间，可以一篇篇补、一段段问，把家里所有人的名字、所有的年份、所有他想说而未说的，慢慢都收进来。

现在没有这样的时间了。

但是他写下的那些字还在。那些关于一九五八年的灾难、关于他和奶奶相识的初中校园、关于他第一次出远门那个清晨、关于在县委大院里熬夜写材料的笔尖——都还在。把它们重新认认真真地排好版，印成一本真正的书，让家里每个人都能拿到一册，让以后的孩子也能读到，是我现在唯一还能为他做的事情。

从他动笔的那年算起，到今天，整整十年。

这本书里没有顺境。爷爷写的几乎全是前半生的苦——饥荒、疾病、离散、贫穷、动荡。他从不夸自己，也很少抱怨。他只是平平地把事情写下来，怎么过来的，就怎么写。可是读着读着，那些他没有说出口的东西就一点一点显出来了：坚强、担当、正直、善良。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个怎样的人，是这些字告诉我们的。

爷爷没出生的时候，他自己的爷爷就已经不在了。四十岁那



年，他的父亲也走了。他这一生，没有被爷爷疼过的记忆，做儿子的时间也比许多人短。可他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父亲，一个非常好的爷爷。他爱他的每一个孩子，疼他的每一个孙辈。更重要的是，他和奶奶相爱了六十四年——是他们俩，撑起了我们这一大家子人。能在这样的爷爷的福荫下长大、成年、成家，是我人生的福气。

我还记得小时候拿蜡笔把爷爷家的墙画得乱七八糟，爷爷在一旁笑着夸“我孙子画得好”。还记得翻爷爷的照片，一年比一年苍老，可我那时还以为时间能一直停着，停在一家人齐齐整整的那一时刻。

爷爷脾气不小，但又很细腻。他能写一手好文字，会侍弄花草，记得住很多很多事情。早些年他自己盖的那栋楼，顶楼上是满满一层花草瓜果；单元楼附带的小花园里，也是一方葱葱绿绿的世界。生命的最后十年已经没有这样的气力了，只剩盆中的小花小草陪着他。可那初夏时节郁郁葱葱的生命力，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他会一直当我们的好爷爷。

这本书保留了他原本的口吻。文字几乎没有改动——他的语气、他的用词、他偶尔的跳跃和重复，都还是他的。我们能看到他坐在桌前、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写字的样子。这就够了。

爷爷，我把您的书整理好了。

陈旭鹏

二〇二六年五月

原序

写于二〇一八年春，本书的初版前言。

这份不长不短的回忆录源自于清华大学的毛中特课程的一份作业，在一年以前就打算选择冯务中老师的课，原因就是打听了各个老师的任务，对这项任务非常感兴趣，无奈没有抢到课，但是却开始了帮助爷爷奶奶整理这份回忆录的过程。平时每个周末都会和爷



爷奶奶视频聊天一两个小时，自从有了这个想法，就会专门和爷奶奶聊过去的故事，顺带鼓励他们动笔写一些。爷爷年轻时是县委组织部的笔杆子，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听到我的鼓励也有些心动，多年未提笔，写起来却是收不住，听奶奶说爷爷经常凌晨四五点起来就开始写，边写边流泪，回忆幼年时的艰辛与不易。这份回忆录，讲到了爷爷中年时期即止，爷爷说，年轻的生活更加刻骨铭心，令人难忘，后来生活好转，一切顺利如意，倒也没什么可写了。

这份回忆录以爷爷为主要视角叙述，补充了很多和奶奶讨论之后获得的细节，家里过去非常的穷，留下的资料几乎为零，曾经爷爷的哥哥大爷试图整理一份家谱出来，也被爷爷的爸爸在大爷去世后烧毁，因此我们也觉得能够再整理出一些过去的故事非常有意义。这里面的一些故事朴实又动人，在我整理的过程中充满了感慨和感动，让我体会到祖辈们的艰苦和不屈的精神。有的故事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爷爷专门回忆了他年轻时结识的一个好朋友周聚照，已经几十年联系不上了，我整理完爷爷的回忆录，对这位朋友印象深刻，因此自告奋勇帮爷爷联系，在几个可能的地点的百度贴吧发布帖子，真的找到了这位老人的家人。爷爷和奶奶非常激动，第二天就坐车前去看望，周聚照老人已经不在，但是他的后代生活的很好，孙辈们都获得了很好的教育，考入了很好的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真的很令人感慨。另一个故事，爷爷没有亲手写下来，但是还是忍不住告诉了我，就是回忆录的最后一个故事，关于正义的故事，这个发生于爷爷的父亲身上的真实的



故事深深的震撼了我，让我对那个混乱的年代有了更深的体会。最后还整理了一个简单的按照年份的时间表。

目 录

追思序.....	i
原序.....	iv
一 我的童年	1
二 初中生活	7
三 难忘的一九五八	11
四 新的篇章	15
五 休学的日子	20
六 婚后的生活	22
七 喜上加喜 喜中有忧	25
八 工作，崭新的篇章	30



附 录

一	童年的诗	35
二	关于正义的故事	40
三	短文数篇	47
四	年表	64

卷 · 一

— ◇ —

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石桥街西夹后布袋街外祖母家那个巷子里，是一九四零年（民国二十九年）生，赶上三十年年成那年。我出生后家里有四口人，大哥已经两岁。在集镇上住，家里没地没房，不做生意，生存十分困难。后来经人介绍，父亲用卖菜的筐一头一个孩子，挑着我们去白河东沙山给地主彭山种地。地主给了草房两间，几亩薄地，生活勉强过得去。日本侵华后战乱频起，又逢灾年（指1942年七月到1943年春天的那场大灾荒，河南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约三百万人死亡），祖母不愿骨肉分离，我们一家四口只好又两手空空搬到祖母借住地薛庄去（魏庄西边西边的那个庄）。

1941年春天母亲得了一场大病（奶花疮），那时我才不足一周岁，正值三十年年成，没饭吃也没奶喝，眼看着就要饿死。父亲只得将家里的一床被子和一条床单带上，徒步到老河口换点吃的。当他第三天凌晨回到沙山家里时，我和母亲两人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父亲忙生火做面麸汤面水救命，我竟一口气喝了三大碗，肚子撑得鼓鼓的，父亲说当时我肚子上的青筋都能看到，我还想再喝一些，母亲坚决不要我再喝，说否则会把人撑死，还是母亲心细。这两升麸面可是救了我的命啊。

再一次搬回薛庄后，祖母，大伯，爹妈，大哥和我六口人没吃没喝，据说那时候能够食用的榆树皮都被剥光了，树枝、豆科的角皮都吃，人吃了以后拉不出来就用竹签剜，母亲说我当时就用的这个办法，吃饭已艰难至此，总不能全家一起饿死吧，为了减轻压力，祖母带着自己平时少言寡语，木讷死板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



大伯远走他乡要饭去。为了大家的生存，大伯也只能跟着祖母要饭去了。母亲说，为了不让我饿死，她只好把我的大哥也送到外公家，留下我自己一个孩子。好心的黄奶（她有一个终身未娶的儿子留在身边）每顿煮菜汤的时候剩下的饭跟都会让我喝，两家人的饭跟救活了我，黄奶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奶奶领大伯远走他乡本身就够难了，大伯一个大男人实在是委屈，进村后他就站在树下或者墙根处，不愿进院子里。可是这样怎么能讨得来饭呢。于是每顿都是祖母先讨来饭让大伯吃，吃的差不多了再去要几口饭自己吃，如果要不到，两个人就只能饿肚子。她要饭不是为了大儿子，不是为了她自己，她带走大儿子，留下我们，是为了留下家族的火种。饿死大伯只饿死一个，饿死我们一家人，不知道陈家还能不能延续下去。祖母说：“人留子孙，草留根”，当时的我们，真可谓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

灾荒终于过去，祖母和大伯回家了，大伯没有饿死，祖母没有饿死，我也没有饿死，大家都没有饿死，陈氏家族总算有一线希望了。祖母很伟大，大伯的牺牲值得铭记，我还是大伯的过继儿，大伯的恩情我不会忘记。

解放前，薛庄有个大地主叫做郭老八，大名并不记得了。他每日都搬一个大圈椅，坐在槐树下纳凉，经常自言自语道：我儿强似我，要钱做什么；我儿不如我，要钱干什么？此人精明算计，在土改前他竟然大肆低价变卖土地、房屋，挥霍家产，到了土改时家产



变卖一空，竟然成了贫农，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人家外边有人，提前知道了形势，想躲过一劫。我的祖母、长辈因长期地无一分、椽无一根，困苦惯了，深受压榨剥削，为了有两亩地，竟然在土改的前一年全家人节衣缩食，纺花织布，买下了两亩薄地。结果第二年就土改了，你说傻不傻，没有知识和文化，真是命苦啊！因我们家里太穷，土改时定为雇农，因此将地主李氏南家最好的三间大瓦房分给我们，后来因为此处没有庭院，所以将瓦房推倒，在现在的老家旧居所用这些砖瓦盖了新房。当时还分得一张核桃木雕花木床，两把圈椅，木床不幸遗失，两把圈椅送去了寺庙中。

一九四八年，八周岁的我的得了天花，发高烧，没有吃的也没有药医，后来竟然下不了床，不会走路了，于是大伯经常用长腰带绑着我带我重学走路，这次大难不死，没有落下什么大毛病，只是让我的体质变得特别差，这也是我一生体质不好的原因。

我八岁到十岁的几年主要跟随奶奶去石人沟四伯家生活，他那里吃饱饭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几年我终身难忘，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开始在尹店小学读书，三年后转学到皇路店完小上学。那时候的学校不布置作业，家里又没有一个人识字的人，学的怎么样谁又知道呢？

抽空拾柴捡粪是我那时候最喜欢干的主业，当时土改给我家分了几亩地，我做梦都想买来一头牛耕地，攒粪让庄稼长得好，能够有吃有喝站到人前，这就是我当时的梦想了！父亲答应了我，买了一头全身黑色的小母牛娃，条件是我不能因此耽误了上学，这头



小牛完全由我负责，我当然无比爽快地答应。每日上学和放学路上，我都不走大路，一定要从田间地埂走，割青草喂我心爱的小牛，我爱我的小牛就像现代人爱自己的宝马车一样，这牛是我的希望呀。夏季牛拴在外边，我就把床铺到它的附近，生怕有人晚上偷走它，我上学、养牛两不误，把小牛照顾得很好。两年之后，它产下了一头小牛犊，这可把我高兴坏了，生牛肚那晚，我一夜未眠，我想：梦想要实现了，我家现在有两头牛了啊！

既上学又养牛已经够忙活了，后来小我四岁的弟弟炳义也开始在皇路店上小学了，刚吃过饭去上学还好，他有劲就自己走，等放学回家肚子饿了，他就坐在地上耍赖，非要我背他回去，作为哥哥我就只能背着他走一段路，这可耽误了我割草了啊。

那时候家里穷，没有任何防寒、避雨的工具，夏季还好办，到了冬天，一下雪可就惨了，我只能把鞋子脱下夹在腋下（只有一双鞋，不能弄湿），脚总是会冻得钻心地痛。

小学离家有两公里地，下雪的时候就干脆不回家吃午饭了，等晚上路上结冰时再穿鞋回家，当然也是因为中午回家也没什么好吃的，不回去还能少一趟冻脚之苦。我从小喜爱咸饭，若是做了咸面条，妈绝对会给留一大碗。有时候母亲也会托人中午捎来一点红薯面馍，啃一口一个白印。吃红薯太多伤胃，我也因此落下了终身的胃病。

一九五六年小学毕业后我成功考入石桥镇上的初级中学，当时小升初率不高，所以我真是很幸运。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张文彬老



师亲自步行来家里送录取通知书。全家都高兴极了，家里有中学生啦，就像中了状元似的。父亲一定要留张老师吃午饭，老师答应了，那顿饭也就算是谢师宴了吧！后来我也和张老师成了好朋友，忘年之交了。

卷 · 二

— ◇ —

初中生活



入学后我被分到了 56 丁班，和我后来的妻子是同班同学，她从小学就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是初中部的学习部长，那时我们是纯洁的同学关系，很少有接触，几乎没有怎么说过话。

上初中时正值全国性反右的高潮，一九五六年在庐山会议上本来要纠左，彭德怀上了万言书，反而被毛泽东定性为反党集团，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学校教师有将近一半被划为右派，初中生虽然不划右派，但是对个别学生的言论也进行批判，令其退学。比如薛庄村学生王慧敏受运动刚开始时大鸣大放的影响（即向党提意见），她草书“向毛主席开一炮”，甲班学生柏长松在教工厕所门口写了“屎不一样”，抨击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不同，学生生活水平不好。这两人被查出来之后，被全校批判，勒令退学，开除学籍，丧失了继续学习的权利。教职工、学生都被这样的政治空气笼罩着，多数老师被划为右派，可我的班主任贾之广是反右运动中的左派，一副盛气凌人的气度，在丁班大搞紧张气氛，把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打成所谓的“小集团”。中央有彭、黄、张、周反革命集团，而我们这小集团是什么性质？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根本不懂，班主任这样做为了什么，我们也不懂。他组织全班同学揭发我们，每晚组织班干部揭发批判，揭什么呀，批什么呀！

小集团成员是不得随意离校的，离校要遵循请假制度，我们这些人（曹成才、翟清合、王明跃、王松林、雷清茂等人），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监视着。我当时没钱在大伙就餐，只能立小灶，这小灶可不是现在改善生活的那种，我每周都得回家里挑做饭要烧的柴火，



玉米糝和红薯等，可是找班主任请假，他不批准，这可让人怎么生活呀！他越是这样，我们这些好友靠的越紧，凑空就在一起互相诉苦，心情也是越来越差，气氛越来越紧张。

请不下来假，不回家拿吃的可如何上学？一次周六下午我写好了请假条让贾批准，天色已晚，学生们已经离校了，因为紧张我忘记敲门，直接推门进去了，这时我亲眼看见一个年轻的女教师正仰面躺在他的床上，二人正低声私语。这实在是够尴尬了，可我没有退出来，拿着请假条死缠着要回家，这举动自然是激怒了他，他要我出去，我想着反正他没有把我关起来，也没说不准我回家，我就摸黑偷偷溜回家了。到家后我把当时的情况讲给了父亲，他怒火中烧，说要找贾评理。我当时不懂，不但给父亲说了此事，也对小集团的成员们讲了贾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极其不满，消息估计也传开了，让贾也知道了。父亲出于愤怒竟然也去学校找贾，因此师生间矛盾再次升级，我的对手可是年近四十的人，在国民党电台任过台长，还是反右左派，斗争经验丰富，我就像一个不会反抗的犯人一样，被牢牢地控制住了。

由于我精神压力巨大，不久就得了一种怪病：正走路时眼前一黑，头一晕，腿发软，就向前摔去，摔得鼻青脸肿。不用班主任勒令我回家，我自己也只得休学了！

贾的恶作剧并没有结束，他极其会戏弄人，命令小集团的成员用学校拉垃圾的车子拉我回家，路上这群无知的青年竟然还兴高采烈，欢声笑语，驾着垃圾车飞跑，好像我刚从恐怖的监狱里逃



出来一样高兴。不管怎样，我休学回家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学生会学习部长王若平也因小学的时候和小集团成员曹成才同班同学（年龄比她大两岁，是小集团首领），被威逼要揭发小集团，她哪知道揭发批斗什么，当然什么都说不出来。后来可恶的贾之广组织其他干部把矛头全对准她，向她施压，批判她，她没有经受得住，精神也不正常了，在我休学之前她就已经休学啦，被人送回家养病。结婚后我们两个谈及此事，真觉得不可思议，上帝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让我们两个经历这九九八十一难啊。

紧接着河南又刮起了一阵反潘、杨、王风，直指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纠左开始了，这才把贾之广给揭露了出来，将他绳之以法，判了三年刑。

被判小集团期间我心情极差，休学回家治疗了一个多月，是尹店中医李连奇给治的，每天一副中药，药引是童便。病治好该返校了，但是大哥突然罹患脑膜炎病逝，年仅二十岁。当时他已订好婚，五八年底就该结婚了，大哥的猝然离世对家人的打击太大了，父亲因此变得精神不太正常，不思茶饭。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大队硬是派他去云阳铁牛庙水库做工，在水库父亲也累得病倒了。

我的病刚好，大哥离世，父亲在水库也病倒了，一九五八年真是灾难性的一年，是黑色的一九五八。

卷 · 三

— ◇ —

难忘的一九五八



父亲病倒后水库指挥部通知家人，去云阳水库接回父亲。家里只有我可以担当此任，此时我已经十八岁，刚刚成年。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害怕极了，父亲可千万不能出事啊。我恨不得自己能赶快长出一双翅膀飞过去接他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我拉着架子车就上路了，开始时我是跑着拉车，走过鸭河之后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上坡路是绝对跑不动了，但是心里着急，还是一刻不停地走着，一天只喝了几次水，没有进食任何东西，经过一天的奔波，晚上才到云阳，因为是头一次去，走的晕头转向，肚子一天没有吃东西却也不觉饿，只是口渴难耐，说不出话。经过打听之后得知还有十公里路，没有正路可走，步行沿着河边走倒是可以快一点，但是车子放哪里呢？没有车子第二天如何拉父亲呢？可是我太急于见到父亲确定他没事，人受挫折武艺高，我找了一家修车铺，放掉车胎气，自述架子车放了炮，得补胎，我把架棚靠人家店外，下盘搬进屋子里，说好了明天来拉车付款。我顾不得吃晚饭，就按照人家指的路线摸黑去水库。天黑路生，河里不时发出响声，好像是鱼儿拍打水面，没有出过远门，没有一个人走过夜路的我，自然情绪紧张，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东张西望。我越紧张，就越觉得背后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我吓得头发梢支棱着，然而再怕也不能停下，我只能一直往前行，大概在晚上十一点左右终于看到了灯光，那是水库指挥部所在地了。

指挥部工作人员刚吃过夜宵，我向负责人说明情况后，他叫炊事员把剩下的一大碗甜面片给我吃，还给我拿了几根蒜薹，饭已



经凉了，可我终于有了极大的饿意，吃的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几分钟就吃完了，噎得直打嗝。他让我找个空铺睡下休息，并通知工地，让父亲第二天一早过来。我哪里睡得着啊，只盼着早点见到父亲，父亲接到指挥部通知说儿子在指挥部等他，已经卧床的他竟然起身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指挥部走。次日拂晓我和父亲终得相见，我们像久别重逢一般抱头痛哭，父亲安慰我说，见到你我的病就轻得多啦。我的泪水不光是因为见到了父亲，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这几年我都体验了一遍啊，心中的苦楚一起涌上心头：小集团、生病、休学、兄长病歿、父亲精神失常、小弟炳都得转头虱病。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太阳冉冉升起来啦，我和父亲一起，扶着他向云阳走去，在停架子车的店铺说明情况后取出架子车，走进旁边的一家食堂。他说：“今天我们父子俩吃炆锅面，再买一斤油条，加进去美美气气吃一顿。”父子见面，他的病好了一些，我折腾了一天一夜，但是心里轻松得多了，我只觉得自己腿酸乏力，因为自己也才病愈，又一口气跑了那么远。吃完饭，我强打精神，他坐车我拉车，往回家的路走，边走边聊。父亲见我也是强打精神，他说上坡时我下来，下坡时我再坐车，走一阵咱俩换换，我拉车你坐车。听父亲这么说，我不怕了，父亲还能活！当天夜里我们顺利到家了。别了，黑色一九五八！！

当父亲处理完这些事情后，就带着我复学，他先领我见了四中当时的校团委书记和宝兴，请他多关照我，和宝兴家在皇路店沾沱



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认识他的。复学前后还在学校经历了勤工俭学、大炼钢铁、白河淘铁砂（炼钢用）等运动，我的求学路可谓一波三折啊，孙辈们是难以想象的！

勤工俭学：五人一辆独轮木质手推车（当时称之为小车），去南召三岔口买柴，因为没有大路走，只能从全是乱石的河滩里推着走，我们披星戴月，买柴卖柴，赚了多少钱已经记不清啦。

炼钢铁：就在学校西南角空地处放一个炼铁炉，大风箱得六七个人同时拉才能拉动，炉子里放的是铁锅、铁盆、生铁之类的铁制品，各种废铁堆在一起烧，至于能烧出多少铁根本没有人管它，这样荒唐的事当时正在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发生，在大炼钢铁的过程中，南阳县四中的全体学生也都停课了。

卷 · 四

— ◇ —

新的篇章



我在一九五九年夏季初中毕业，学校要求毕业生要主要报考高中、师范。高中是绝对上不起的，当教师是臭老九，经过反复的斟酌，我选择了当时自己觉得最受人崇拜的专业：农机化专业，这可是毛主席提出的四化之一，就这样我顺利录取到了郑州农机化专科学校（1960年，郑州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并入河南农学院，组建河南农学院农业机械化分院，即今天的河南工学院），我仿佛已经能够想象出自己开着铁牛奔驰在祖国广阔原野上的场景了。

那年全校有毕业班四个，录取农机化专业的一共有四个人，甲班的王文武，丙班的丁立志，以及丁班的我和王若平。九月份就要开学啦，我们的学校在省城郑州，郑州在哪里，路有多远，要坐汽车和火车才能到达，这些对于没出过远门的我（在石桥上学期期间只到过南阳城区一次，参观李花庄铁牛耕地，面粉厂的大型面粉加工设备）来说，真是无比新鲜，更何况就要长期离开父母，相隔好几百里呢。去郑州要结伴，毕竟人多智谋广啊，我觉得约上同班同学，又录取同校的王若平是首选，我估计她也会首选我结伴同行。经过打听得知，郑州农机化专科学校和郑州计划经济学校在同一条路上（农业路），距离很近，为此又约上录取该校的赵玉珍，闫学珍结伴。

行动路线、时间、人员集合地点等确定后，我们头一天先各自步行至南阳，晚上住在闫学珍的亲戚家（地址在老一中东，现在的市第八小学附近）。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乘坐南阳开往许昌的代客车（也就是货车上加一个帆布篷，车厢上固定有大连椅），到达许昌汽



车站已经是下午了，经过购票排队，在火车站排队候车，终于上了一辆从三门峡至许昌的火车，我们于次日凌晨抵达省城火车站。经过打听得知去北郊（那时农业路附近是郑州的郊区）那趟公交车是烧木炭的车，夜里无法发车，于是我们决定坐三轮车去学校。其实当时学校在火车站设有接待站，有车接我们，可是我们奔波两天，初到省城，火车站又乱，竟然没有注意到。

从偏僻的农村到南阳首府，到许昌，到河南的省会，全国交通大动脉，漫长的路程，全新的景象，我心中的那份心情可想而知，生活，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入校之后学校首先对我们进行了专业教育，介绍学校环境：大礼堂、小礼堂、校医院、图书馆、教学大楼、大体育场等，学校有高水平的篮球队，棒球队和排球队，学校的业余剧团，还能去校外演出的剧团。每周末学校都会放电影，有各种球队比赛等娱乐活动。学校有大型实习工厂，车钳电焊，车床设备齐全，所加工的游标卡尺，缸盖修理等工艺具有很先进的水平，可以当做商品售卖，有订单，能赚钱。大小汽车数量，实习用各型号链式和轮式拖拉机齐全。学校还有菜地百亩，黄河滩可耕地几百亩，每年收成很多小麦，伙食是八人一盒菜，而且吃饭不限量，管理生活的副校长在大礼堂讲话时宣布，要把大家都养成大胖子。

学校不收书本费、生活费，每人每月 12.5 元，除了医疗费 1.5 元外全是生活费。生活、学习、环境全都令人满意，四中时期的阴影全都抛到脑后了，那里的生活是崭新的，前途是无量的，只等毕



业分配工作，当干部，拿工资，养家糊口了。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六零年的秋季，左倾思潮翻涌，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席卷全国，粮食生产急剧下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降到了最低水平线（1960-1962年发生了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河南等粮食产地受灾尤为严重）。省城告急了，就要断炊了，刚开始学校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用东北运来的大豆面加上黄河滩的蒲草做窝窝头吃，稠一点的大米饭用秤称。再往后，火车运到郑州的粮食竟然来不及开进粮店，大专院校的车就已经开到火车站拿着粮本开始接货了，学校再也坚持不下去了，郑州也坚持不下去了，唯一的方法是减少城市人口，减少不种地只吃饭的人的数量，于是在六一年，人口集中的大专院校全部停办，以减轻省城压力，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我只能重新回到广阔的农村了，我重新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家。

虽然能见到久别的父母，可是回家的心情一点都不愉快。我心事重重，学校宣布放长假，有多长？还能回校吗？连粮户关系（指粮食与户口关系，当时有农业与非农业两种户口）都又非转农了，还有机会农转非吗？看来只能做一辈子的农民啦。你放假，我放假，结伴回老家。又是经历同样的交通路线，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才到南阳，那时又是凌晨，我和同学王若平背着行囊，低头不语，步行走在回家的路上。天亮才走到蒲山殷庄她的家，该歇歇脚了。她慈祥的妈妈为我俩做了一顿削过皮的红薯白面疙瘩，接待诚恳热情，她哪里知道接待的人竟是她未来的女婿呀！那可是三年自



然灾害期间，这顿饭我终生难忘，饿了甜似蜜，不饿蜜不甜啊，削过皮的白面面疙瘩，又香又甜不塞牙，怎么能轻易忘记呢，这是我在若平家吃的第一顿饭。

结伴同行去郑，结伴同行回家，感谢您招待的这顿饭，感谢我的老同学，再见吧老同学，再见！不送啦！我又迈步向家的方向走去，可我像霜打了一样，无精打采，徒步走回魏庄的家里。

卷·五

— ◇ —

休学的日子



回乡后的我很快就适应了农村的生活，我是地道的农民的儿子，但是我心里还是惦记着上学时的生活，惦记着我的老同学，他们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他/她们在干什么呢？老家尹店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庙会规模大，总是有两台戏，约老同学来赶庙会、叙叙旧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同班同学王若平和赵玉珍应约前往，逛完庙会又去了我的家里，父母热情地接待了她们，也让她们感动不已。

同样的命运，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人生遭遇，五年的同窗同学生活，我和王若平见面有太多想说的，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倾诉着各自的遭遇、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缘分就是这么奇妙，所谓日久生情，时间久了，我们的关系从普通的同学关系，变得不太一样了，内心仿佛多了些什么？

卷 · 六

— ◇ —

婚后的生活



燕尾山拾柴历险记

经过双方父母见面，我们这两个老同学确立了夫妻关系，于一九六二年农历七月十一日喜结良缘，开始了又一段崭新的生活。我不仅是一名失学的学生，农村的农民，还是一名丈夫，而且很快，就要成为父亲了。

一九六二年的农历闰四月，家里连一点可以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已经怀了身孕的妻子只能靠着白水煮红薯干充饥，想吃点别的什么食物都是奢望。老家每年四月八号的庙会总会有亲朋好友和同学们来家里，断炊了还拿什么招待呢？我决定跟随邻居，去燕尾山拾柴变卖来赚些钱买点粮食。

为什么偏要去燕尾山呢，因为那座山较险峻，海拔高，很少有人涉足，所以山上容易弄到枯枝烧柴。我们出发的时候只带了能吃七天的玉米糝，脚穿妻子给我做的新布鞋。南召人说：南召到路上，七十二道脚不干。前四月山区还有些冷，河水依然冰冷，一会脱鞋淌水，一会儿穿上走山路。上山的时候要拉着荆藤向上爬，下来可就难多了，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之说，这时才体会的格外清楚。夜晚露宿在山岔里，盖那床又脏又薄的褥子。四月的山区，夜间比平地还要冷上好几度，晚上睡觉是怎么也暖不热的。

玉米糝吃光了，拾到的柴还不够一车，没东西吃了，我和邻居李连有大叔只能饿肚子。李大叔不知道怎么想到办法，从山区的支部书记老婆那里弄来了免费的玉米糝，不过是发了霉的，像蚂蚱牙似的，不管怎么样，吃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支部书记夫人四十多岁，穿着扎花鞋，还用红头绳扎着头发，有着山里人特有的气质。我们一日三餐都吃着她提供的发霉了的玉米糝，饿了甜似蜜，填饱肚子第一，我们也不挑。不知道那位支书夫人是不是出于可怜之心，第二天又给我们送来了发粘的芥菜丝让我们陪着饭吃，李连有大叔竟然感动得跪地磕头致谢，场面令我也感到震撼，我也从内心深处感谢这位女菩萨的施舍。

终于拾够了一整车的柴，我们满载而归，上山坡时你推我拉，互相帮助，饿了找背风处生火做饭，天黑人困了找山坡背风处睡觉。遮风避雨的小宿舍几分钟就可以搭建好，我们也没有功夫像现在的野营爱好者那样花那么多力气。用拉车的人常备的支杆将车把支牢固，取下小铺盖，裹上被子于车下即可酣然入睡好解乏。不失眠，超过席梦思，赛过金銮殿。

这趟北山拾柴历经十天，竟卖了六斤肉（瘦了六斤），脸瘦了一大圈，出发时穿的那双新布鞋也已经破了，脚跟露在外边了。全家人在家吃着清水煮红薯片等着我，而我上山拾柴那几天，想吃红薯片汤都难啊，当时的生活就是艰难至此。

苦味是五味之首，有苦才有甜，这是最质朴却深刻的人生哲理。卖掉一半柴火用来购粮食，另一半留下烧锅，顺利地度过了难关。次年五月初一，我的长子陈华军出生了，你说我的心里该有多甜啊，这样的苦难过后的甜，真是世上最甜的滋味了。

卷·七

— ◇ —

喜上加喜 喜中有忧



我和若平两人背景相同，志同道合，结婚后朝夕相处，可以永不分离，两个人形影不离，生活觉得甜蜜极了，结伴扛着农具干活去，在乡下的生活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我的长子陈华军出生后，全家都高兴坏了。父亲说，长子得了长孙，家里人丁兴旺了起来，再困难也得办几桌酒席，让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共享快乐。父亲是非常能干厉害的人，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三年灾害刚刚过去），操办了全席酒宴，我由衷地感激父亲。

开席了，村里面很多年没有人家办全席了，男女老幼满庭院，孩童们将白馒头偷偷揣进怀里，大人们猜枚行令，真是热闹非凡。

两点多啦，酒宴临近撤席，有的亲戚朋友到院外互相问候、攀谈，准备道别。女人们争相到妻子床边亲眼看一看儿子的容貌。为了准备这十几桌酒席，我忙活了好几天，这会是空隙，我搬个小凳子坐在大门外左侧池塘边那棵桃树下稍事休息，成家啦，得子啦，还是小子呢！我忍不住开心地笑着。这棵桃树桃儿满枝头，硕果累累，这树是我亲手所栽，一点点培育长大的呢！农家人的快乐、幸福与满足一齐涌上心头，多久都没有这么快乐过了呢！

正想着心里的事，有两个推着自行车的人朝大门口走去，询问陈炳林、王若平两人是否住在这里。我抬头望去，两个人的面孔好生熟悉，这是哪里来的客人呢，怎么这个时候才到，我该怎么招待呀。再仔细一看，原来是郑州学校的班主任何老师和教汽托课的邢仁军老师，我赶忙跑步过去迎接。我心里震惊得说话都语无伦次了，我说，老师您吃饭了没有，您咋知道我和王若平的家在这里？



在校时我俩是他们的学生，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夫妻，孩子都出生了，正好赶上办酒席，真的有点尴尬。

邢仁军老师教汽车拖拉机课，他语言精练易懂实践经验丰富，实习课上他经常让我操作示范给大家看，对我器重有加，青眼相看，我也非常喜欢他，他是我心中的偶像。班主任和我最喜欢的老师来到家里，自然是非常激动。

接下来的消息更是让人激动不已，老师说：祝贺你们双喜临门，学校也要复课啦，这是入学通知书，交给你们。我双手接住了两份沉甸甸的通知书。

事前没有任何的讯息，二位老师又千里迢迢将入学通知书递到了手里，我既惊喜又感激。我说：老师，我和王若平已经结婚生子了，学校还会要我们吗？老师的回答是坚定的：这个问题是国家造成的，你们没有过错，学校会接收你们的。你们在校时的表现我是知道的，王若平还是班干部，学生会的学习委员哩，放心吧，学校一定会收你们的！

我校能复课开学，乃是占了“农”字的光。因着毛主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机械化”的批示得以率先复课，其他的院校都还没消息呢。

瞬间，地道的农民又可以上学啦，可以重新当城里人，读书人了。做了爸妈的人要去上学啦，儿子怎么办呢？在农村出了这样的新鲜事，你说稀奇不稀奇？

距离开学只剩下两个月了，谁去谁留？都去都留？欣喜之后



是烦恼，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俩，萦绕在我们心头。全家人也争论不休，我们征求了岳父母的意见，也和内兄写信联系，大家的意见是，都去上学。岳父母资助了一些费用，内兄也汇来了钱款。再难也得坚持下去啊，妻子也强调，不管谁去谁留都可能给婚姻和家庭带来变故，而我们都极其渴望重新上学，改变命运，因此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一起复课学习。

两个月飞速过去，我俩要离开这个家了，要离开儿子了，儿子虽然个头不小，可是因为他母亲怀他时严重营养不良，这时竟然连头也直不起来。儿子让我们割舍不下，心疼不已，后来在沽沱村找到奶妈，草草安置后，含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我们重新踏上了求学之路。

可怜天下父母心，儿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如今是母行千里，留儿子在家里。在最后一年的学生生涯里，儿子的身影时刻萦绕在她的心头，她上课经常走神，清静时甚至能隐约听到儿子啼哭的声音，身边没人时她就经常把自己为儿子做的一身小衣服，连同帽子摆在自己床上，摆弄摆弄看是否合身。她只要听到楼上女教师儿子的啼哭声就会不由自主地流眼泪。这一年应该说是短暂的，对我们来说却是无比漫长的。春节到了，本来是个千载难逢的探望家人的机会，团聚一堂的机会，可以和家人还有儿子团聚了，可是因为没有经费，我俩只能回去一个人，于是妻子回家，我一人留在学校，我会情愿吗，实在是无奈之举啊。妻子为了既能探望婆家人，又能见到父母，拉着架子车把婆婆和儿子拉



到外婆家，以达到和儿子分秒不离的目的。留在学校的我心中是什么滋味，就让各位读者自己品味吧！

在这最后的学生生活里，因为精神压力大，我曾多次生病，眼睛患结膜炎、角膜炎，还有胸膜炎，胃病，失眠等疾病。由于视力极度下降，怕光、怕风、流泪，我无法进行毕业笔试考试，后来经校方特批，部分课程改成口述答题。坚持就是胜利，最后我竟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完成考试，毕业了。

卷 · 八

— ◇ —

工作，崭新的篇章



一九六四年八月中旬，我和妻子顺利毕业了，回宛后住在现在的新华宾馆等地方人事部门分配工作，妻子被分配到原安皋拖拉电站，我被安排到茶庵拖拉电站，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我在茶庵期间，单位的一把手杨永江是原来的茶庵区副区长，人很能干精明。他是姑婆家（槐树湾姑爷妹妹的老公）亲戚，待我非常的好，我就和他住在一个房间，他既是领导，也是朋友、同事，我们无话不说，因此工作上我就不怕了，谁也不敢欺负我。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到达工作岗位后，我赶上了发工资，领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成了国家的正式干部。

当时交通不便利，从茶庵到南唐路这十几里不通车，一下雨雪连步行都困难，虽说我们夫妻二人同在南阳县，可是相见格外的难，茶庵至南阳二十公里，在南阳东南角，安皋距南阳二十五公里。平时我们工作繁忙，一年四季在农村犁地，昼夜在田间摸爬滚打，一收车回单位就要修车，两人相见甚难。每年有一次表彰先进大会（在县里开），是唯一的可以见面的机会。

六四年十一月，小四清运动开始，茶庵是第一批重点，收车回单位搞小四清运动，气氛紧张得很。职工、干部人人自危，整天开会，宣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一套，工作人员凶神恶煞，非常的阴森恐怖。

我刚分配工作到茶庵，没有四不清问题，经过审查后被认定为运动积极分子，亲眼目睹了那场小四清不小的整人运动。单位李书祥被逼把头往砖块上撞，一般干部周文甫吓得尿裤裆。会计穆胜力



被逼得悬梁，那天晚上正是我值班看守他，当晚戏园有演出，我想去看两眼，就告诉穆胜力找本书看看，不要乱想，你没有贪污，肯定会弄清楚的。我反锁房门就去了戏园，当我走到茶庵街跃进门旁时，天冷打了一个喷嚏，皮带断了，穿着棉裤没法走路，只好原路返回。我开了他房间的门，油灯灭啦，掏出火柴一划，人也不见了，又划了一根火柴，才看清楚他已经站在了办公桌凳子上做好了悬梁自尽的充分准备：绳子套在脖子上，只待用脚蹬凳子，顷刻间就会命丧黄泉。只消再晚三分钟，小穆成了冤死鬼，我也会因为失职而受到处分。我赶紧帮他下来，经过我耐心地劝导，他不再有了寻死的想法，我当然也轻松了，我了解他，他为人正直，我向他保证，会让他见一下他刚出生还没见过一次的儿子，后来我也帮他实现了。我主动请缨参与穆胜力贪污案，查案的过程就不详述了，最后终于查明是冤假错案，他没死，而且清白了，后来调到了安皋区拖拉机站继续干会计。运动后期小穆跪在我面前，跪谢我的救命之恩，我当然也理解他的心情，当年我也被人冤枉过，我发誓这辈子都不能冤枉别人，不能整人，更要帮助被冤枉的人，这是我做人的准则。

我因为在运动中表现突出，被定为中共预备党员，我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在茶庵区拖拉机站入党的，入党介绍人是机务队长王风杰。因有行政负责人杨永江推荐，在四清运动中表现好，查案立功，我在六六年初被调至县拖拉机总站，也就是现在的农机局。

到任后我被分配在机务科工作，任技术员。从此进城了，有了



自己的办公室、办公用品、单人房和各种办公设施，取暖设施也齐全。城乡是有一定差别的，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也为妻子从安皋调进南阳奠定了基础，在南阳生活、安家，养儿子。我一九六六年调南阳后经做工作，王若平于一九六九年被调县农机局修配厂当车工、新的生活开始啦。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下达通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刚刚步入社会，缺乏经验，文革的是非曲直都让别人写吧，全国都一个模式，说不清楚，写不完，就全部省略了吧！反正我不是当权者，当然不受批判，性格决定我也不做亏心事，不做过激的事，因此也没留下大后患。那场大运动对我们这些从校门步入社会的大小知识分子，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弊大于利，害了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现在年纪大了，经验和教训积累了很多，有很多感慨。年轻人易冲动，好鼓动，感情用事，不瞻前顾后，不思考后果，不听长者劝告，一意孤行，一头撞到南墙上，会吃大亏的。儿孙们都要记住，做任何事都要三思而后行，要多思考，深思熟虑后再行动，还要多请教别人，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文革后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农林水机电革命委员会”，把五个单位合为一体，我被安排在农业局担任政工工作，接着去李华庄生物制药厂担任政工工作，职位虽然不高，但是因为厂里两个领导互不相让，反而大权旁落，让我成了实际的做决策的人，生活、工



作都顺心如意。

一九七六年调到了县委办公室，几个月后正式安排在县委组织部监察科任科员（即现在的纪委前身），这岗位最容易得罪人，因为负责的就是管干部查处违纪领导干部，这里面水很深，因为经验不足，方法欠缺，我想纪律监察不得罪人才怪哩！

一九七八年开始对技术人员评定职称，那时人们对职称看得很重，有职称的人可以让子女享受农转非的优惠政策，我一心评定职称，执意干老本行，回到农机局，这一干就干到了退休。

性格决定了我，祖辈们的教诲也帮助我成长，我不办亏心事，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不管到哪里都有很好的人缘，工作不马虎，虽无大功，但也无大过，没有官帽但有实权，顺顺溜溜几十年，两袖清风肚子圆，落下的毛病是自己的问题啦。退休之日，我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痛耶，悲耶，喜耶？知足也！这一生酸甜苦辣咸，可谓是五味都齐全了！

附录·一

— ◇ —

童年的诗

玩秋千

——石人山情节 2016.9.11

茅草小屋金銮殿，桃杏梨花来装点。
春日争相露笑脸，葛花树上玩秋千。
若有同龄孩童伴，情景定会不一般。
良辰美景一人享，亦开心来亦孤单。

石人山景

石人山景美若画，儿时记忆难忘下。
高山顶峰衬其峻，云雾缭绕摹其神。
谷满林竹花锦绣，潺潺流水汇清泉。

恋家

少时寄住石人山，犹似修隐仙景间。
天亮登山陪桑蚕，入夜土炕头边玩。
山风怒吼夜狼嚎，柴房家犬牙齿露。
一日三餐尚果腹，思乡遥望东方愁。



四伯

——追思堂伯父

幼时父母皆亡歿，淒涼處境人憐惜。
嘗盡人間冷與暖，變得木訥而寡言。
不養雞鴨不養豬，不種蔬菜只種谷。
廚中並無鹽油醋，舌尖哪有美味留。

無題

民國三十年，恰逢吾降生。
上天不下雨，莊稼未收成。
家園遭天災，倭寇來侵略。
人在襁褓中，母親患大病。
斷了生命水，差點送性命。

注：生命之水指母親奶水。

思往昔看今朝

2015.3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想痛处，满脸沟壑老泪流。
看今朝国盛家富，
家和睦儿孙老人事事顺溜。

忆石人涧茅草小屋“金銮殿”

2016.9.9

石人身高八丈三，一半身在云雾间。
石婆闲来无去处，身贴悬崖避风寒。
谷底花树高又俊，秀拔挺立直冲天。
房后园中绿竹林，粗若碗口真稀罕。
门前小河水不断，源自上游山泉涧。
春风吹佛小山村，桃杏梨花齐斗艳。
吾辈此时何处去，葛藤树上荡秋千。

咏春

——石人山旧居

茅草小屋金銮殿，桃杏梨花来装点。
三亩翠竹作盆景，门前溪水流不断。
欲问清水何处来，遥指山谷泉水涧。



春色美景独享有，葛花树上荡秋千。

大竹园变堰潭

旧时竹园改了观，现已变成大堰潭。

鱼儿为觅漂浮时，头儿伸出乱眨眼。

若想尝下新鲜味，一网下去捞两篮。

注：原来的大竹园在 58 年时，竹子被砍伐，修成了大堰潭，原生态的景观也被破坏殆尽。

附录·二

— ◇ —

关于正义的故事



那是上世纪第二个十年发生的故事，年代久远，记忆都已褪去了鲜活的颜色，就像黑白照片一样，边缘还笼罩着一层薄雾。故事是老家的一位年迈的智者在弥留之际讲述的，这个故事在他心中藏了很多年，这个充满了残忍的谋害、热血的沸腾、正义的伸张的故事，糅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人藏在心里，藏得太久，当在最后的时刻讲述那个青春飞扬的故事的时候，竟然讲得那么辛苦艰难。这就是那个改变了一个家庭命运的故事：

■ 男人

那是一片静谧安详的山区，早些年发生的案子的影响已经渐渐消散，家里的情景却一年不如一年，战争发生的地方虽远，国运衰微、民生凋敝却是不争的事实，连山里人都能感受到生活的愈加不易。那个男人起了个大早，辞别家人，赶着家里的两头黄牛去集镇上卖牛赚些钱。待慢悠悠赶到集镇，谈妥价钱，卖掉家里的两只黄牛的时候，天色已晚了。男人来不及赶回家里，打算住在女儿的婆家，男人一定想不到，女儿的婆家所在的村庄，成了自己后来的埋骨处，也想不到，冥冥之中，自己的后代会重新寻到这个地方，生活繁衍，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

男人就这么住下了，他性格粗犷，又住在女儿家，一天的奔波疲乏令他把外出小心、财不外露等等谨慎的想法都忘却了。没想到女儿的公公和道上的土匪多有来往，并不是什么干净之人，这个见



钱眼开的奸人并没有觉得女儿的娘家对自己有什么忌讳的，一眼便看到了男人卖牛赚得的钱。在这个混乱的年代，在那片混乱的地区——三县交界、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地带，正义女神很久没有光顾了，举头三尺望到的也不是神明，而是贪婪、残忍和血腥的恶魔。

第二天一早，赶着回家的男人轻松地回家了，家里的两个孩子可能都等不及了吧，才一天没见，已经想念还没满周岁的小儿子了，妻子做的午饭说不定能赶上呢，想到这里，男人的脚步又加快了些。走到石磨岭的时候，男人觉得出了一些异样，这一路总有被人跟着的感觉，正想着时，石头后面跳出四个穷凶极恶的土匪，男人楞了一下，怎么自己的亲家也在？还没回过神来，一声怪异的巨响传来，声音总是跑的比子弹快一些，片刻之后，男人还没看清子弹掠起的衣角的飘动，就已经倒在了血泊里。

■ 小海

小海今年十二岁，在中国人心中，这个岁数代表了某种成长的标记，仿佛跨过了这个岁数，一切就突然变得不太一样一般。小海从小跟着母亲到处讨生活，对于没有父亲的孩子来说，这一切也习以为常了，不知道是雷家沟还是柳树沟，还是走到了某个庄暂住，一年年都是由一个身材高大，隐忍坚强的女人领着几个孩子到处走过来的。



小海不到一岁的时候父亲就消失了，他所认识的父亲是庄上乱坟岗矗立的一个坟包，母亲也说不清楚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小海知道母亲很苦，需要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孩子，小海不知道父亲刚死的时候母亲有没有哭过，但这不是个给人机会终日以泪洗面的时代，几个孩子的命运都在母亲的身上系着，小海只是难过，如果父亲不死，母亲也不用那么累，他们几个小孩子也可以少受一些欺负，父亲为什么会离开得那么早呢，小海会想念父亲，那个记忆里连一点残影都找不到的男人。

■ 姐夫

直到那一天，小海的大姐夫找到了小海，大姐夫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那个时代能立足的人都有些本事，大姐夫花了很长时间摸清了岳父的死因，把那段十一年前的故事讲给了小海听。也许一百年前的孩子比现在的孩子要更坚强勇敢一些，更能经受得起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但是没有哪一个时代的孩子能够经受得了这样的故事，一个充满着血海深仇的故事，一个让人想哭哭不出，想怒不知如何怒的故事。小海十二岁了，他一瞬间就长大了。

姐夫告诉了小海是谁杀了父亲，告诉了小海土匪的行踪，更重要的是，小海有了武器，一支土枪，一支有杀伤力的土枪。这情节就像美国的著名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情节一样，只不过小海并没有那么强悍有力的装备，但是小海有更深的仇恨，更强烈的复



仇的念头在心中燃烧，姐夫陪着小海练习枪法，练习如何用这只土枪，完成一个故事，一个关于父亲、家庭、正义与复仇的故事。

时间过得很快，小海的枪法日益精进，不需要督促，就已经打得有模有样。见时机已到，两人不愿多等，动手的时候差不多到了。姐夫和小海商量好了，由小海亲自开枪，姐夫的枪法自然更好一些，但是这是亲手解决杀父仇人的机会，没有人更有资格开第一枪了，如果小海失手了，再由姐夫补上第二枪。

■ 复仇

那天早上，小海和复仇女神一起睁开了眼，复仇女神和正义女神沉睡的太久了，今天的场面，她们不想再缺席了。小海一生长褂，一双轻巧的布鞋，和姐夫一起，尾随着土匪，仿佛时间倒流了一般，十几年前的一幕就要复现，只是这次角色颠倒，到了正义女神和复仇女神出场的时候了。土匪停下了脚步，两个尾随的人也停了下来，小海的身子微微动了一下，把枪握的更紧了一点，微风轻轻抚动他的衣角，小海的手插到衣兜里，看了一眼姐夫，点了点头。他轻缓又坚决地掏出枪，举到和腰部平齐，放在胯旁，身子微微扭动，做好瞄准，左手改在枪身上，以便更好地固定，小海的眼睛微微眯起一点，驻立在射程以内的路旁。他的一席长衣把枪完美地遮挡住，哪怕经验丰富的土匪回头看到他，也不会想到死神的枪膛已经上好，只等着一声脆响，便会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



小海一定没看过好莱坞拍摄的西部牛仔片，但是现在的这一幕像极了牛仔，牛仔准备妥当，只等着命运的裁决，男人最英姿飒爽的一刻并不是刻意摆出来的，小海人生中最英武帅气的一刻就在此时了，此刻他才十二岁，还没有成年后一米八的魁伟身姿，但是这一刻，他就是侠客、是武士、是英雄、是死神、是正义的化身。小海的脑海中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究竟想了什么，恐怕自己也早已忘了，随着一声简简单单的脆响，裁决结束了，不需要第二枪了，第一颗子弹画着凌厉的直线，带着凌厉的意志，穿透了胸膛，穿透了迷雾，穿透了小海的童年，艰辛的悲痛的回忆。

十二岁，一席长衣飘荡，往事了结，新的人生就要开始了。

■ 后来的故事：

小海和姐夫用同样的方法分别跟踪另外两个土匪并且杀掉了他们，当地丘陵密布，跟踪着稍微容易一点，但是杀父凶手中的主谋，父亲的亲家在两次生死关头都因为旁人路过逃过一劫，小海喃喃着：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也许他的命不该由我了结，于是罢了手。

那个罪大恶极的凶手并没有能够逃脱正义女神的惩罚，正义会迟到，但是正义绝不缺席。仿佛被诅咒了一般，他子嗣断绝，这份恶并没有传下去。

小海长大成人之后，靠着顽强勇敢、恪守孝悌、尊师重道的品



性，在神明的指引与保护下，走过一道道的难关，开枝散叶、传承香火，家族重又兴旺繁盛。

一百年后，以及更远的未来，小海的后代低声传说着这个故事，这个醇厚绵长、畅快淋漓、激动人心的正义的故事。

附录·三

— ◇ —

短文数篇



■ 忆祖母饮水思源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像太阳，照得万物亮堂堂。赠给万物生命和力量。而祖母是陈氏家族的根蒂。象征家族生命的传承，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族的复兴和希望。

祖母娘家姓张，南阳县石桥镇东夹后街，家庭背景一般。她身高 1 米七以上，面容慈祥可亲，虽是小脚，走起路来腰杆挺直硬朗，农耕、纺织、厨艺样样精良。她能把面条切的像粉丝一样。祖母勤劳、善良、乐施好善，她甚至还是一个土郎中、村医生、还会给人接生。她是一块经得起任何利器砥砺的玉石。经历了社会、家庭、婚姻的种种挑战，不屈不挠，引领一个支离破碎的陈氏家族拼搏向前。她坚信困难、黑暗总会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她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女强人的代表，带领这个家族迈向曙光。她有着普通男人都无法承受的经历。苦水、眼泪通通咬牙咽下，一生的磨难从不外扬。直到生命垂危时，祖母已无法进食，才汇集家人，字字血、声声泪地诉说那可歌可泣，悲壮的人生经历。我们劝她休息一会儿，可祖母不愿意停下，我们用棉花沾着水滋润祖母的嘴唇，泣而无声地听祖母讲述。祖母已无多少力气，声音颤抖无力。记下了，您血和泪的哭诉我们记下了，嘱托、希望我们也记下了，到今天我可以，说，您当年的期望，我没有辜负，您的后代没有辜负您。

1962 年 9 月 2 日（农历八月初四），祖母去世，去了天堂，临走是那样满足安详。祖母享年 90 岁。此时我已结婚，临终时她的



孙媳妇也在身边。虽说当时条件不好，我们还是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因为她是这个家族的基石，没有她就没有家族的希望和未来（祖母葬于皇路店魏庄祖坟处，此处是一块风水宝地，一弯河水环抱，继续保佑着陈家的未来）。

祖父去世的时候，我的大伯还是个孩子，父亲才几个月大。祖母擦干眼泪，振奋精神，带领着一群未成年人在生死线上挣扎。（大伯、父亲、四伯、大表姐、二表姐和母亲）。

堂伯幼年父母双亡，自己没有生活能力，奶奶将其抚养长大。大姑结婚后剩下两女，得病身亡。两个女儿也要交由她们的外婆抚养。我的母亲是童养媳，八岁进入陈家。

这哪里算是一个家啊，这就是一个托儿所、幼儿园。管吃管住管穿戴，所有人的吃穿住全部仰仗着祖母，还要把大家抚养成人、成家结婚。祖母好像办了一个慈善机构，只是没有捐款、没有住房、没有耕地，只有一群苦命的儿童。

祖父死后，祖母带着六个孩子四处流浪，从石人沟到濛山，雷家沟，柳树沟，再到薛庄落脚，最后到魏庄，经历了土改，终于有了房子。

祖母身材高大，体魄健康。是她给下一代遗传了魁梧的身材。她传授给父亲很多生存技能、道德规范。父亲说，奶奶传给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坚强、果断、不畏艰难，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教育父亲不能只会种地，还要学会做些生意、广交朋友，以仁者之心待人接物。多做善事，好人定会有好报。



她还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动不动就哭是弱者的表现。祖母这样一位坚强勇敢又有智慧的女性，是后代的楷模。

做好人，办好事是有分寸的；在那个混乱黑暗的年代，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好汉子出嘴上，好马出腿上。连这个道理都不敢讲怎能称得上是男人？父亲一生都在践行祖母教诲，受益匪浅。祖母教育父亲的一切，父亲言传身教，又教了我一些，我也体悟了一些人生经验。

祖母不是日月星辰，不是盛满油的汽油灯，她是一个在困难的年代独撑一个家的身材高大、身影伟岸的女人，她在黑暗的年代，像萤火虫一样发出微光，引领者她的儿孙们在腥风血雨中摸爬滚打着走向了光明。

■ 忆母亲

母亲忠厚、淳朴、善良，性格不急不躁，很少对儿女大发雷霆。从不举手打骂我们。她和邻里关系和睦，待人接物大方。与人与事无争，能忍能让，百善孝为先是她留给下一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这一点上她是典范。

在处理邻里关系时，有时我们兄妹会和别人家孩子争抢甚至打骂，当双方家人参与时，她总会自责揽下责任，向对方赔礼，矛盾自然化解。再如，过去我们生活困难，有时连油盐、面粉都要向别人家暂借，母亲归还时总会比借来的多还一些，还面时，总是要



把面瓢按瓷实了，她说，这样下次别人才会愿意借给咱。母亲的生活的智慧可见一斑。

关于孝道，母亲对奶奶比对她的亲妈还要亲，从不在别人面前说奶奶的一句坏话，在别人面前提到奶奶，都是称呼妈，不似现在很多人家的婆媳关系一样。

我和兄妹从小生活水平就很低，母亲为了不让祖母受苦，让她和大伯一同开灶，让生活好点。分灶后祖母在大魏庄住，我们在现在的地方住，每逢过年过节稍微改善生活，妈想到的第一碗饭就是祖母的，不把这第一碗饭送过去，是不准开饭的。

母亲记忆力很强，语言表达能力超过常人，她虽然不识字，但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总能绘声绘色地演绎出来，讲话点滴不漏，就像是把当时的现场复现出来一样，我很佩服母亲这样的能力。

母亲的四不精神：不热、不冷、不饿、不累。

不热

夏季很热，母亲除了做家务、做饭，还要去地里帮干农活，回家后父亲和我们乘凉休息，母亲还要再干家务，做一大家人的饭。大家劝她，歇会儿再说吧，天太热了，母亲说：我不热。

不冷

过去的冬天非常冷，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到了春节前，母亲彻夜不睡，做针线活到天亮还做不完。我睡在被窝里尚且浑身冰



冷，醒来问母亲，这么冷怎么还一夜不睡在做针线活，母亲说：我不冷。可我看到，母亲的手指和手背都冻得开裂了。

不饿

过去的生活非常困难，很少有改善生活的时候，如果哪顿饭能有点味道、汤稠一点，孩子们就会抢着吃，我们会说，妈你也吃点吧，要不就没了，母亲就说，你们吃吧，我不饿。那时候我还小，搞不懂，我们都饿坏了，母亲怎么老是不饿。

不累

人不是钢铁，是血肉之躯，当看到母亲满头大汗，甚至快要倒下时的时候，我问母亲，妈你累不累，她说：我不累。

母亲说人的一生要多做善事，不做亏心事。做了坏事、亏了心，神仙会知道的。她说自己儿女多，受贫薄，哪有功夫念弥陀，可我心里一直在念啊。

母亲像一架永不生锈，不会损坏的钢铁机器，一直在转动。贫困、劳累、饥饿早已将她摧垮，只是她不愿说，不愿表达，钢铁之躯也有停止工作的一天。

母亲于 1985 年腊月初一晚上十点，坐在靠椅上洗脚时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 66 岁。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六人养大，还未及报恩，她还没有真正过上好日子，就这么离开了我们。连一粒救命的药都来不及吃。母亲死时没有痛苦，可我心里痛苦呀。我没



有完全尽到儿子应尽的责任，自责也没有用了。望天下所有的儿女们，父母在时要抽空多陪伴，尽点孝心，多些体谅，少些抱怨。说什么现在我太忙，抽不出时间，现在还困难，等有钱了再说，可是人都没了，还能孝顺谁去。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样的道理，还是早点想通了好，要不然只能空留下遗憾了！

■ 四伯家生活写照

四伯成年后离开了奶奶，也就是他的三婶，独自回到石人沟生活，他在石人沟居住于自己的山坡边修建的“金銮殿”。这栋房子全由四伯一人独立建造，石头、土坯做墙体，木棍、竹子做房梁，竹子做椽子。房子深约三米半、长约六米。

房内家当摆设：靠西山墙放置土坯床一个，靠东山墙土锅台一个，小铁锅一个，铲锅刀一把，木勺子一个，竹刷子一把，没有盛水缸，只有一个小瓦罐（吃水方便，随用随提，所以也不用水缸）。没有案板，只有木锨板大小的一块板做案板。

他用竹子编了一个大竹篓，用来盛红薯干、花生之类专用。用泥制缸来盛放大米，洗脸盆是一个的烂一半的瓦盆。那时候没有电，屋内也没有油灯，实在需要照明时，用灰麻杆或者竹子点燃后照明。这房子除了门没有窗户，只在前墙体留个洞。冬季用稻草堵死不让进风。这座房子周围环境优美，生态环境好，门前的小溪清澈见底，四季都不干涸，水源于山上的雨水与山泉，常年流水不断，

水清冽甘甜，十分解渴。山泉处挖了大坑，那里是我夏季玩水嬉戏洗澡的好地方。

现在的水库是当年大竹园的位置，竹园周围，房前屋后植被茂盛，春天时百花争艳、开的分外灿烂明艳，林间、尤其是竹园，百鸟争鸣，从早吵到晚。房后的葛花树、梨树、桃树、杏树和不知名的野草野花交相辉映，这样的原生态花园现在可是难觅了。

■ 八岁孩子学走路

1948年八周岁时，我得了天花。当时医疗条件极差，而且天花患者年龄越大越不易治愈，我接连发高烧，连路都不会走了。我是大伯的过继儿，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说：万万不敢出什么事，要不将来百年后我那杆大旗谁抗啊。后来他常用自己系腰的长腰带兜着我两个胳膊，教我重学走路。当时家里人多，生活水平很差，大伯分灶吃饭，他有严重胃病，每逢做了好吃的饭，他都偷偷暗示我到他那儿吃点，慢慢的我的身体逐步恢复。大伯晚年时胃病很重，我参加工作后，虽然工资很低，每次回家都要给他留几块钱，谢救命之恩。他过世时我在茶庵区拖拉机站工作。路程远，交通不便，没能通知我及时返回送他最后一程。那杆大旗是我的长子陈华军扛的，那时华军年幼，是被人抱着扛起来的。他扛和我扛是一样的。几十年了。逢年过节，我都不忘给他送好多纸钱（大伯的坟在魏庄，和父母的坟在一处），他不会缺钱花的，这恩情我要永远记



得呀。

■ 我的第一双棉鞋

在我印象中，上初中前的冬季我从未穿过棉鞋，因为脚被冻坏了，成年后冬天不穿棉鞋脚就会生冻疮。母亲跟着哄老三的时候，有一年冬天脚又冻着了，走路一瘸一拐。母亲问我：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不小心脱口而出：都怪你小时候不给我做棉鞋，脚留下冻疮的根。我还补充道：从记事起，冬天没穿过棉鞋。母亲回答我说：是你不记得了，你小时候还穿连脚裤呢，这不是棉的吗。这话说的我啼笑皆非，想起来真是好笑。因为家穷兄妹多，印象中冬季不穿棉鞋像是事实。1955年我的干姐（苏大妮，家住白河东长嘴村）在春节前给我做了双偏开口气眼棉鞋，捎信给我，让我年根去拿。为了这双鞋我起早赶路去她家里。可返回时道路开冻了，泥泞不堪。我不舍得穿，手拿棉鞋，光脚往回走。这鞋在我心中是宝贝，要留到大年初一穿，能舍得叫沾上泥吗？

■ 大伯和父亲给祖母惹祸

大伯成年后只会干农活，少言寡语，性格内向，不善交流，说话简单粗暴，不好听。有一次他挑完茅粪后，粪桶在堰潭里清洗，一群妇女在堰潭里洗衣服，骂他是猪狗不如之人。他破口还人家，言语粗俗，引一群妇女和家里男人与他厮打。大伯用挑粪扁担将人



打伤，我的父亲见状，非但不劝架，反而参加打斗。打斗的对手是丁老庄的一户有钱人家，状告官府要陈家道歉、赔偿药费，甚至扬言要抓人坐牢。祖母只得四处找人说情，道歉，还要四处借钱，变卖衣物，摆了十几桌宴席，才算平息了此事。我未吸取长辈教训，有时因头脑发热，办事简单粗暴，也办过一些错事。父亲年轻时个子高大，长相不差，十几岁时去小石桥做生意，返家时路遇土匪，以为父亲家里有钱，将他绑架。父亲被麻绳困住双手，膏药贴住双眼，口被毛巾堵上，投进了红薯窖里。土匪向家里要钱，却没有料到此人是穷光蛋，后经人周旋，祖母又摆了几桌酒席，才将父亲放回家，祖母难啊！

■ 真实故事三则 2016 年八月二十五

一 龙闸水

小时候的一年夏天，上游山区下暴雨，小岔河发了大水（就在父母坟地西北方靠河边的高粱地），水在那里打旋，不往下走。当水势退去，那里青蛙、癞蛤蟆、大小蛇类、鱼虾横尸遍野。我亲眼目睹，觉得现象怪异。那是块龙地啊，龙闸水啊，人亦是属龙的吗？

二 怪病吃钱喉

在皇路店上小学期间，每天太阳升起时总要肚子疼上一阵，有一天，当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时，我正站着看火球慢慢升起，就是在



现在的老家住宅处，突然感到肚子巨疼无比，豆大的汗珠直流。父亲叫家人赶紧生办法找生大烟膏喝，要不会疼死人，郭保国的父亲郭老三准备去犁地，路过家门口。他手持挂了一大串铜钱的长杆旱烟袋，边吸边走，见此情景，他让找点黄豆嚼嚼看看什么样，结果没有任何效果。接着他从烟袋上取下一枚铜钱放我嘴里让我用牙咬。这铜钱用牙咬着竟然像是被软化了一样，马上被咬成了小碎渣，他让我和着一口水咽下，顷刻肚子不疼了。他说这病叫吃钱喉，得不到及时治疗会丧命的。这病人畜都会患，吃钱喉现代医学如何解释呢？

三一度长大蛇戏水

1950年我已在尹店小学上学，校址在三皇姑庙院内，我小时候胆小怕事，弟弟陈炳义胆大顽皮，他小我四岁，但夜里要办事时我总会约他一起办。一年夏天的晚上母亲突然患病，头疼欲裂，呕吐不止，需要去贾庄请医生。那时从魏庄到贾庄没有正路（至今也没有一条正路），得从地埂荒路走。常听村里人说，去贾庄过河渡口处看见过一条大蛇，长约一米五，平时藏在大石堆中（石头是国民党时期想修鸭河水库所以从蒲山运来的），因经常听人提起，本来对此处就心生忌惮，夜里伸手不见五指，河里正是水势充沛，可别让我真的遇上大蛇了。过河时我让炳义走前面，我紧跟其后，刚一下水，果真惊动了那条大蛇，吓得我一头栽到了河里。当时没有桥、没有任何照明的设施，我们拿着灰麻杆照路，究竟有多长并没



有看清。到了第二年发洪水，那条蛇被冲到尹店榆树林杂草堆中，发现时已经死了，才知道大约有一度（两臂左右平伸，掌心向前，两手指尖之间的距离，通常叫做一度）那么长。

■ 我的朋友周聚照

2016.5

我和妻子于 1962 年农历七月成婚，那是物资奇缺，正值困难时期。结婚时为购置食品，父亲没少犯愁。不仅肉类奇缺，鸡子鱼鸭更难买，就连最普通的莲菜都买不到。后来找到南召县农场的杨厂长，给了些莲藕代用。当时的农场就在村旁边。那时年轻人结婚能办几桌全席极少，城镇里工人干部也很少能做到。父亲能为我们办那么丰盛的婚宴全席，让我终身难忘。

那时穿衣凭布票，每人每年才几尺布票。结婚时我们俩把上学时各自的被褥，拆洗后合在一起，算是新婚床铺，为了新婚当天能在床上铺上新床单以示吉庆，我们的太平洋床单还是借用郭保玉的，举行完婚礼即刻归还，当时连床单都没有，真是难为妻子了，至今仍然觉得心怀歉疚。可妻子无怨无悔，当时也都不讲排场。结婚头一年，总得给岳父家送点薄礼，这是农村老习惯。那是买不到猪肉，我在犯愁送什么礼。正为难时，父亲在新野县王庄的朋友王叔造访，说养了一头小猪，春节给免费送些猪肉。因为心急，我于当年腊月二十三就前去取肉。家里距离新野约六十公里，我还没有



骑单车这么远过。骑到南阳时我已筋疲力尽，屁股像涂了辣椒水一样，再也不想坐自行车的破座椅了。中午我啃了些干粮，还得继续南下，骑骑推推，到沙堰时天色已晚，还不知王庄离此地还有多远，便到处打听。

当打听到沙堰区政府门口时，见到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他仔细打量着我胸前戴的郑州农机化专科学校校徽，当时正是放长假时期，我是有意戴上的，他看我的模样就热情攀谈起来，我后来得知他是区里通信员，他说自己叫周聚照。我们坐在接待室里，他看我非常疲惫，像是没吃晚饭，就到厨房让炊事员弄来一大碗水饺和两个火烧吃。他的热情深深打动了我，我表示了谢意后要离开，他却执意不让走，说我俩都是男人，不必嫌弃，就一起睡在大床上，大冬天就不要在晚上赶路了，这里离王庄还是十几里呢。我太累了，也因为他的热情就住下了。我们不似初见，倒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海阔天空地聊着，我竟忘了一天的劳累，忘怀地聊着笑着。第二天我醒来时，他为我准备了一瓶热水供洗漱，还端来了饭菜。饭后他甚至请假陪我去王庄，还要让我骑他的新自行车，他骑着我的旧车去。到了王庄，王叔热情接待了我们，当二人分别时，他非要给我全国粮票十斤，并给我布票几尺，做送别朋友之礼，留作纪念。我推辞不过，万分感激地收下了。返回时路况熟了，又因为在百里之外交了一位热情大方、诚恳可爱、彬彬有礼的朋友，心情大好，骑车也不觉得累了。

我们两个多次书信联系，他还专程来魏庄看望我。后来因为各

自工作变化、地址变化失去联系。

好人一生平安，我的朋友周聚照会幸福的，祝你晚年生活愉快，儿孙满堂，笑口常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老友陈炳林追忆。

注：

在大家的努力下，爷爷奶奶在 2017 年春天得以寻回当年老友一家的联系方式，并去探望，周爷爷已经不在人世，其后人生活幸福美满，子孙受到很好的教育，所谓好人必有好报。

■ 人生机遇只有一次

一九七九年我在县委组织部监察科工作，三十九岁，符合军分区提拔武装部领导的条件。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军分区给南阳县武装部发来命令，调我去石桥人武部当部长，兼任副书记。我当时非常高兴，可我的妻子却高兴不起来，坚决反对我去石桥任职。她以一人无法照料四个孩子为由百般阻止。那可不是组织部普通的人事调动，而是一张盖有由军事部门大印的命令，压在县武装部军事科长余科长办公桌玻璃板下的命令。一个党员是该无条件服从的，怎么办？县人武部长告诉我，一个党员干部，在这个命令下达后，没有特殊理由是不能不去的，除非身体方面的原因，我找到了关系要好的文副部长，他给我出了个妙主意：我患有胃下垂，严重溃疡，你拿我的片子，换成你的名字，让医生开诊断证明，兴许



管用。我果真照办，骗过了分区领导。一般人对于个人升迁、提拔都持积极态度，甚至有人送礼说情，削尖脑袋往上爬，我却死活不领情不赴任，少见稀奇。那时才三十九岁。直到我光荣退休，依然是大科员一名，真是个大笨蛋。不过这几十年妻子从没埋怨过我无能，唉，都快八十岁的人了，想这些干什么，都过去了，无官一身轻，钱多是非多，过好余生吧。注：石桥人武部已配好了办公室、办公桌椅，配好了火炉水瓶，连年终救济三十元都评定好了，因为主要理由是负担大而不上任，对得起组织吗？

■ 过个革命化的春节

一九六五年拖拉机总站提出过革命化的春节，春节不放假，奋战生产一线的口号。大年初一那天我的车组（链式东方红五四驱）被调到高庙乡王连庄村耕地。成员有：杨志堂、杜保清、侯西荣等五人，那天天非常的冷，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我们提出过革命化的春节，要有革命化的表现，不扰民，拉人做些食物吃就行了。他们找到了一个双目失明，独自一人靠算卦活命的老头家的一间草房，白馍、熟肉、粉条都有，队里说这个瞎眼的老头干净、会做饭，可是中午到他家吃饭时，发现这些食物全都烧糊黏住了，一股乌鸦的臭味。大家都拒绝吃这顿大年初一的年夜饭，发牢骚。快到中午时总站机务科副科长郭孔印冒着雪骑着破自行车走了三十多公里到我们车组慰问，他也够辛苦了，而我们只能把气撒在他身上，村民围了一大片看热闹。后来村民编了一个顺口溜：拖拉机板真吊旦，



大肉白馍叫随便赞，初一中午搞绝食，提抗议要发难，说是穿着蟒袍衣，走上大街叫看看。这般形象：一身灰满脸油，不是拖拉机手是老球，远看是要饭，近看像卖炭的，走到跟前一看是拖拉机站的。有油没菜拖拉机光坏（出故障，犁不成地），有菜没酒拖拉机不会走，有酒有菜，地犁得又好又快。* 吃花卷馍，犁花卷地：代耕唐河县桐河村，拖拉机进了村，来了荷枪实弹护卫军，犁地时持枪站在地头护卫，怕敌人破坏车辆。当晚请南阳曲剧团演戏（野火春风斗战城），戏台观看席摆桌凳茶水茶具，专供拖拉机手用，这也够风光了。吃饭二人一席（因两人一班车不停，换班吃饭），每人一条红烧或者糖醋大鲤鱼。睡觉：换下夜班后露宿野地（野餐大多送到了地头，吃后便睡），天作被，地作床，处处都是席梦思，上边盖得太平洋，呼噜呼噜入梦乡。卫生条件：在本站辖区耕地，任务重，为不误时间，村民都将饭菜送到地头，不可能一年四季处处有水，吃饭时不洗手、不洗脸，抓把黄土做洋碱，两手一搓就开饭。吐口吐沫在手指上，手指身上蹭就算干净了，就可以吃饭了，省时间就地取材，又天然。机耕结束，某次全县人员集中总部开表彰大会，大学生牛某某，工作衣服的缝开了，用铁丝串着，就这还露屁股露大腿（这人本来就邋遢），后来县里决定发劳动布，专门用来补工作服。

■ 石人传说二则

一

一个晚上，石老婆正在石人山碾米，有一个路人从石碾边上的山路经过问路。石婆指完路，又问路人：你看这米碾到这样中不中啊？那人抓起一大把米细看，说道：中啦，然后转身上路。第二天那路人洗手时，发现指甲缝里有东西，一看是金米，他后悔极了，早知道是金米，何不抓上一大把？

二

过去农家干农活，收工晚，吃完晚饭就睡了，只有小油灯作为照明设备，夏夜里吃晚饭都坐外边，这样凉快些。那时陈家人口很多，盛饭时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有好几次家人隐隐觉得有一身材高大之人也来往盛饭，但天黑看不清楚，也没人在意，有一次祖爷在暗处吃晚饭，此人又趁着空隙盛饭，祖爷猛扑过去，把饭勺扣到他的头上，于是那人慌忙跑了。第二天祖爷上石人山砍柴时，发现石人头上有大米饭，这才醒悟过来，原来头天晚上盛饭的人是石人呀。

注：此为祖母所讲的故事。1951年我重返石人山，亲眼见到地质人用绿帆布将石人周围拉起来，进行勘探、研究，现在石人肚脐处的那个洞就是搞地质的人挖的，至于发现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附录·四

— ◇ —

年表



1940 阴历七月初九出生于石桥街西夹后布袋街外祖母家的巷子里。辗转生活于薛庄、沙山、石人沟、魏庄。

1941 阴历五月十七妻子王若平出生于蒲山镇。

1948 患天花

1949 新中国成立

1952 土改，在魏庄分得三间大瓦房和几亩地

1956 读初中

1959 秋季，就读于郑州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一年后更名为河南农学院农机分院），现为河南工学院。

1961 全国大中院校放长假，停课回家，在生产队种地。

1962 农历七月十一与王若平结婚，住在魏庄

1963 阴历五月初一，大儿子陈华军出生于魏庄，送至沽沱抚养。八月下旬与妻子重回郑州上学，九月一日报道。

1964 八月中旬毕业分配在茶庵工作，妻子分配至安皋，两地分居。

1966 四月，调动至地方国营南阳县拖拉机总站机务科（农机局前身）

1967 阴历五月二十九，二儿子陈永出生于南阳地区中心医院。阴历六月十三，儿媳杜思桂出生

1968 秋天，妻子担任拖拉机修配厂车工。

1969 阴历四月初三，三儿子陈斌于南阳市医院出生。



1971 调动至农业局工作，在李华庄药厂担任政工组长。阴历十一月十七，小儿子陈涛于南阳地区中心医院出生。

1972 在煤厂街盖房子，由妻子主要负责。

1974 妻子调动至南阳县计委仓库保管员，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四个儿子。

1976 调动至县委办公室，工作几个月时间。

1976 阴历十月十九，儿媳宋爱平出生。

1977 调至组织部工作。

1978 阴历十月初一，儿媳刘延娇出生。

1980 阴历三月二十九，儿媳张娟出生。

1980 阴历七月十二父亲陈锡海逝世，葬于皇路店魏庄

1983 调动至县人事局右派改正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右派改正。

1984 调动至南阳县农机局监理站工作。

1985 腊月初一母亲吕金兰逝世，葬于皇路店魏庄

1989 阴历八八年腊月十九陈华军与范惠杰结婚、腊月二十陈永与杜思桂结婚。

1989 阴历九月初八孙女陈旭琨出生于南阳地区中心医院。

1995 阴历八月二十五孙子陈旭鹏出生于南阳地区中心医院。

1997 妻子退休，55岁。单位为县物资局金属公司。

1999 阴历二月二十六陈斌与宋爱平结婚。



2001 因身体原因退休，60岁。

2001 阴历正月初七孙女陈泓妤出生于南阳市县医院。

2002 阴历十一月初九陈涛与刘延娇结婚。

2003 阴历六月初二孙女陈奕霏出生于南阳市县医院。

2004 阴历三月初九陈华军与张娟结婚。阴历十月初四孙女陈佳欣出生于南阳市县医院。

2012 阴历五月十二孙女陈映竹出生于南阳地区中心医院。

2016 阴历一五年腊月十三孙子陈旭宏出生于南阳市县医院。

2017 阴历三月十九，重建老家魏庄的住宅。

2017 阴历九月初三孙女陈旭琨与刘一佳结婚。

2017 年末，老家新房建成。

2018 阴历六月十八重孙女刘沁孜出生。

2025 阴历四月廿八，孙子陈旭鹏与孟舒晨结婚。

2026 阴历四月初八（公历5月24日）15时28分，在南阳市中心医院安然离世，享年八十六岁（虚岁八十七）。

人留子孙
草留根



炳
林

二〇二六年初夏印行

谨呈家人传阅留念